

## 編者的話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我省少数民族阶级斗争的历史，借以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我们继“从奴隶到主人”、“永记血泪仇”之后，又选编了少数民族家史第三辑“阶级仇恨代代传”。

本辑共有五篇家史。其中有藏族、哈萨克族、回族和东乡族。每一篇都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对新社会的歌颂。它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及本民族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封建特权宗教剥削压迫制度的种种罪恶；反映了当时贫苦农牧民的悲惨遭遇，苦难生活，同时也反映了解放后贫苦农牧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幸福今天，和他们那无限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情。这是一本阶级教育的活教材。贫苦农牧民读了，可以忆苦思甜，从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农村青年读了，可以了解老一辈人是怎么由旧社会过来的，从而更好地继承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干部读了，有助于加强阶级观点，进一步了解贫、下中农为什么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死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

的拥护者，从而在工作中更好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1965年6月

统一书号：T10126·8  
定 价： 0.21元

## 目 录

- 永远跟着共产党.....周应虎 (1)
- 阶级仇恨代代传.....王振财 (9)
- 藏族阿姨才让解放前三十年的悲惨生活
- 揭开袈裟看豺狼.....包寿南 (18)
- 藏族贫苦牧民金巴的家史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哈族牧民.....罗 争 (34)
- 哈萨克族木汉的家史
- 我要把心上的话编成最好的花儿.....雪 犁 (51)
- 回族马国山的家史

# 永远跟着共产党

——省贫协委员东乡族 周应虎

同志，在旧社会，我们穷人是掉到苦井里的人，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说起来，真叫人伤心落泪啊！

## 我的阿大

阿大叫周老二。在阿大出生七个月上，阿爷、阿奶就前后被苦日子折磨死了。有个本家阿奶，也是穷人，见阿大实在可怜，把阿大抱到她家拉扯大了。阿大几岁上就给地主干活，给地主拉了整整五十年的长工。我的阿娜原是临夏市人，外爷是工人。外爷外奶苦死了，阿娜很小就成了孤儿，后来流浪到了东乡，就跟阿大成了亲。

阿娜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一个阿姐，两个弟弟，六个妹妹。那会儿家里虽说有阿爷给丢下的几亩山地，可是地薄，又缺少工具，阿娜带着我们起早贪黑地干着，还是打不下多少粮食。要是年成遭下了，一粒粮也没有哩。在我十岁时，阿大正给本县白庄村地主兼拱北头子马绍汉拉长工。马绍汉在临夏东川磨了好多的油，都是阿大赶上骡子给他往家里驮着哩。由东乡到东川来回八十多里路，地主发下话来，

叫当晚就得赶着回来，所以阿大常赶上走夜路，这条山路狭得很，又弯弯曲曲地，本来就不好走，又赶上是个冬天，刚下过大雪，路上结了老厚一层冰，走着更艰难了。一天阿大赶着骡子在回头的路上，走到离东乡还有二十多里的地方，天已经暗下了，脚底下高高低低看不清，阿大一不小心骡蹄子在冰上打了个滑，把一驮子油给翻倒了。阿大见惹下大祸！那还敢回家呀。可又一寻思，不回来地主也饶不了家里人，只有回来再想办法吧。回家后，便找马绍汉的一个亲戚先去搭话，他是个阿訇，出面向马绍汉说了。随后阿訇就引上阿大到了地主家。一进门，就见地主凶神似地，手里拿着皮鞭，嘴里骂着，象是要把阿大一口吞掉哩！阿大只好跪在地上哀求着。这会儿阿訇在旁边假仁假义地搭了话：“不用打了，让他就给你家干着吧！”马绍汉说阿大要是赔不上油，就得给他白干十三年活。阿大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合计好的毒计。虽然不愿意，可是又拿什么来赔一驮子油呢！狠毒的马绍汉早打好鬼算盘，在这十三年里，要从阿大的身上榨出比这一驮子油多千倍万倍的油呵！地主规定：驮了水在往缸里倒之前，必须净身念经；不念经的水他不喝。一天，他硬说我阿大没净身，念的经不算。逼着阿大把水泼掉了，重又驮的水。阿大吃的是谷糠，穿的是破烂衣。经过这十三年的折磨，阿大的身子越来越坏，后来就爬不动了。眼看不能活了，地主看着在阿大身上再也榨不出一滴水，就一脚把阿大踢出了大门。阿大回家第五天上就嚙气了。临死的时候，阿大把我叫到他跟前，只向我说了一句话：“孩

子，要记住我是怎么死的……。”

早在阿大死之前，我家那几亩山地，就让地主马维成霸占去了。为埋葬阿大又欠下了地主的债，日子越发艰难了。阿娜在阿大死后不久，因为不忍心拖累我和弟弟，便带着最小的妹妹忍着骨肉分离的悲痛改嫁了。

### 还不清的“閻王債”

现在回头再说说我的遭遇吧！七岁上，阿大就送我去本县白庄地主马步芳的营长马维成家挡羊了。直到解放，我在他家整整拉了三十五年的长工，他没给过我一个工钱，总是说我欠他的债还没清哩！这是一笔还不清的“閻王債”呵！

我刚去马维成家那几年，虽说我人杂，地主让我干的活可不少。白天放几十只羊，晚上回来还要喂狗、割草、照看羊羔。有一次，我阿娜得了重病，很想我，托人带了话来，求他给我一天假回家看看。说什么他都不准。我这样一刻也不停地干着，他还骂我干得少、干得不好哩！还说我穿的衣服是他的，有七、八年不给我工钱。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阿大硬着头皮向马维成借了两串铜钱。从此，这两串铜钱就象铁链子一样，勒住了我一家人的脖子。到年底，恶毒的马维成竟把这两串铜钱折成了二两银子，外加四升麦子的利息。我家当年交不上四升麦子，他就把这四升麦子折成银子归成本，又生了利息。这样利滚利地滚了八年，马维成算来算去，说阿大欠了他二十八两银子，逼着阿大还债！其实是马维成早看中我家那八垧土

地。结果把土地夺走还不甘心，又逼着我给他白干了五年长工，才算把这两串铜钱还清了。

阿大死后，按照我们东乡族的规矩，不用棺材埋葬，要用白布裹身。一家人饭都吃不饱，那有錢买布呢？这时马维成假仁慈地借给了三丈四尺白布。这三丈四尺白布又是一笔还不清的债：借布的时候，马维成没说怎么还法，我做了八年活他不给我工钱，我心想是顶了眼了，布账大概清了。那知道，马维成还和我要布呢！过去那八年长工活分文未给，我又给他白干了五年才把眼顶了。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我才逃出了马家的大门。

### 旧社会人还不如狗

马维成吸干了我们长工、佃户们的血，喂肥了他自己！马维成的土地多得数不清，财物数不清。他使唤的男女长工就有二十个，短工还不算。他们住的是几套院子的大瓦房，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再看看我们长工的生活，还不如他家的狗呵！他的狗整天喂的白面条、白面馍馍、粉条子；我们吃的是糠糊糊，睡的是牲口圈，穿的是遮不住肉的破烂片。我在他家这三十五年，肚子没吃饱过，冬天没穿过棉衣。记得我二十岁上那年，在阴历十二月的天气里，身上无衣，肚内没食，又冻又饥。一天，实在支持不住了，喂狗的时候，眼看着白面馍馍和面条子，我不由得抓了一把吃了。那知拿事①的老婆在一旁偷偷监视着我哩！她报

---

①拿事——地主的管事的。



告地主了。不一会儿，由拿事陪着，马维成的老婆杀气腾腾地赶来了。拿事和他老婆不问青红皂白，剥光了我的衣服，脸朝下踏在地上，狠毒的地主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手里拿大竹①狠命地抽打着我。直到她打累了，才算停了手。这时我已被打得遍身是伤，满身是血了。刺心的疼痛和一股不甘曲辱的愤怒冲激着我，我昏过去了。他们把我扔到马圈里就不管了。我整整躺了三天才能活动，这些豺狼见我又缓过来，就又逼着我去干活。这回我的左腿被他们打坏了，至今我的左腿还有碗口大的一块伤疤哩！

### 尕娃被害

穷人那个甘心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可是在吃人的旧社会会有几个能逃脱这个苦难呢！看着我的大儿子牙古能挡羊了，象阿大那会儿送我一样，牙古又踏着阿大和我走过的路，去到白庄地主马木都（外号马吓巴）家拉长工了。几年后，牙古已经长成一个粗壮的小伙子。我见尕娃在苦水里长大了，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呵！刚要土改的时候，谁料黑心的马木都眼红了，他怕我儿子揭他的罪恶，便下了毒手，把我的牙古杀害了。那天，村里人给我报信说：“你的牙古被吓巴打死了！”真是晴天打了个霹靂，我差点昏过去。我哭着跑了几十里去看时，我的牙古满身是血，身子已经僵硬，被抛在那里已经好几天了。尕娃的一条大腿被打断了，用绳

①大竹——藤条外面用皮子缠起来做成的棍子。



子綁着；断了的大腿骨支破了裤子露在外面。啊！这真是一把钢刀插进了心窝，痛的人透不出气来！

万恶的地主阶级，妄想还象过去一样，把我们穷人踩在他们的脚底下，任意地压迫呢，可是这个天下已经是我们劳动人民的了，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贫、下中农撑腰啦。后来，人民政府便将这个反革命分子马木都逮捕法办了。

牙古被害后，娃他阿娜把眼也哭瞎了。现在虽然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可每当我看着现在的幸福生活，想起我牙古时，眼泪就止不住了。这仇恨永远也忘不了呵！

###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

多亏来了共产党，我们这些泡在苦海里的人才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好比红太阳，把我们由黑暗中拯救了出来，给我们指引着一条子孙万代永不再受压迫的幸福大路。1951年党领导我们闹土改，我家六口人分到了二十七亩地，大瓦房七间半，半个场院，还有骡子和其他农具和家具。接着党又领导我们组织互助组、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我领着全家人积极地走在前面。1958年，党又领导我们成立了人民公社，实现了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愿。我带领全家欢欣鼓舞地参加了人民公社。我知道革命还没有到头，地富反坏总想破坏我们哩，所以我动员我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土改后娶的）当了民兵。最小的儿子在学校念书。他们现在一边劳动生产；一边手里紧拿着枪，保卫着我们劳动人民的江山。二儿子还当了民兵排长。我经常对他们说：千万不能忘

记过去的阶级仇恨和苦难，要听党的话，好好劳动。只有把社里的生产搞好了，国家建设好了，我们个人也就有了。我们全家干活从来没有挑拣过；对于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我最看不过；我还经常提一些建议，帮助队长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去年往地里送粪的时候，先是地主婆娘给装的粪，背斗故意不给装满。我提了意见，队长把她换下来了。我又见有些社员贪图背得轻，走得快，背斗不满就往地里送，路上还抛撒了很多，既费工，又浪费了粪。我又提了一个改进送粪的办法，队长采纳了。以后送粪的效率便提高了。现在，我除去参加队里的农活以外，还给队上养着两头骡子，二十只羊，还领着全家人利用空闲时间为队里积肥攥粪。队上今年给我家分配的交肥任务是六百驮子，可是在我来省上开会之前，我家已经交了五百驮子了。队上还表扬了我哩。

今年我被选为县贫、下中农协会委员，这次出席了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又被选为省贫、下中农协会委员。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引路人，我要永远跟着党走，永远听毛主席的话，牢记血海深仇，充分发挥贫、下中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1965年2月

# 阶级仇恨代代传

——藏族阿姨才让解放前三十年的悲惨生活

王振财

夏河甘加乡作海公社的社员阿姨才让今年才四十九岁。但是解放前三十年的苦难生活，把她的黑发染成了银色；风霜雨露给她的脸上刻下了无数皱纹；繁重的劳动和无情的皮鞭使她弯了腰，弓了背，看去竟象个七十开外的人了；每当青年人让她讲过去的苦难生活时，她总是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孩子们，听听你阿姨过去受的剥削和压迫，就会更恨旧社会，更爱新社会，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过的幸福生活是谁给的。

## 豺狼当道 家破人亡

我生长在甘肃省夏河县桑科草原的道马部落。家里有阿爸、阿妈、两个阿姐、三个弟弟，共八口人。有少量牛羊，有帐篷，靠阿爸、阿妈辛勤的劳动，一家人过着勉强够吃够喝的生活。

在我八岁（一九二四年）时，国民党蒋马匪帮的一伙土

匪强盗，抢夺了桑科草原。在五月的一天，这时草原已被绿茸茸的牧草复盖了。牧民们正由冬窝子搬进夏季牧场放牧。我们全家人赶着牛羊，驮着糌粑、酥油、衣物和家俱在向夏季牧场搬家的途中，不幸与土匪遭遇了。土匪们抢走了我家的粮食和仅有的财产，只丢下了一口破锅和一顶被刺刀扎得千疮百孔的帐篷。阿爸被打得几乎死去，三个弟弟也失散了。从此，苦难便落到了我们一家人的身上了。失去了牛羊，阿爸和阿妈只得给牧主打短工和行乞度日。这时被土匪抢劫过的桑科草原，左邻右舍，也一贫如洗，牧民们同情我们的遭遇，但无力救济我们的苦难。为了活下去，大阿姐便带着我怀着满腹仇恨，忍着悲痛，离别了故乡，离别了阿爸和阿妈，开始了乞讨的流浪生活。

### 背井离乡 流浪乞讨

我们身穿破皮衣，手提打狗棍，挨门乞讨地来到了夏河。以后不知又走了多少天，涉过了多少条大河和小溪，翻过了多少座大山，走过一个帐圈，又一个帐圈，最后来到了青海河南蒙旗。在这里暂时落了脚。白天我俩顶着刺骨的寒风，冒着纷纷的大雪，沿着帐圈乞讨。夜晚，就找个背风遮雨的屋檐下、破庙或山洞里睡觉。冷风一阵阵吹来，雪花飞落在我俩的身上，冻得直打寒颤，我便全身蜷缩成一团，依偎在阿姐怀里。我俩就这样互相温暖着。实在忍受不住了，就起来跺跺脚取暖。每当这个时候，想到人家和我一样的孩子还偎依在母亲的怀里，我又是多么的羡慕呵！我因



为年幼，又肚内无食，在讨饭时常常是走着走着就浑身困乏无力走不动了，阿姐就拉着我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一天，走到一个深山沟里，石头多，路很难走，我肚子饿得哇哇叫着，实在受不了啦，想起了亲爱的家乡和阿爸、阿妈，就放声大哭了起来，一屁股坐在草地上，硬要回家。可怜阿姐饿的脸儿腊黄，身上瘦得跟一把干柴一样，走路摇摇晃晃，但是她却强打精神安慰着我说：“阿妹，不要哭，你看前边不远就有帐篷，我给你要些糌粑吃啊！吃饱了再回家！”但是，阿姐的眼泪却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滴到了我的脸上。听了阿姐的话，我就跟着阿姐一跌一爬地挣扎到了一座帐篷的门口，宿果<sup>①</sup>人家不但不给一点吃的，站在帐篷门口那个穿皮袄戴狐皮帽的老家伙，反而瞪起两只狐狸眼睛，好象要一口吃掉我俩似的，走上前来就骂道：“穷小子快滚开！”还打了我俩几个耳光，我摔倒在地上，鼻嘴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白雪。接着，又放开他的凶恶的大黄狗咬我姐俩，牧主站在旁边哈哈大笑。这时，我已经忘记了饥饿，仇恨第一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发了芽。

冬去春来，夏去秋至，岁月在饥寒交迫、颠沛流离、黑暗的苦难中过去了。在我十三岁那年，有一天，天已麻黑了，还下着大雨，我和阿姐在一家牧主门前乞讨，牧主放出恶狗咬我们，把我姐俩冲散了。阿姐跑的着急，失脚掉在河里，叫水卷走了；我哭着找寻了好几天，再也沒找到。不得

<sup>①</sup>宿果——藏族称有钱的富人为宿果。





已，我只好一个人离开了青海河南蒙旗，千里跋涉，沿路乞讨，回到了甘南的阿木去呼。

### 受不尽的苦 逃不脱的难

到阿木去呼后，我还是无处安身。后来，给阿木去呼的封建主加仓（活佛）拉了长工。从此，就落到封建主、牧主们残酷压迫、剥削的火坑里了。我过着起早睡晚，忍饥受冻、挨打受气的悲痛生活。有一天，我丢了一头小牛犊，吓的浑身发抖，蹲在山坡的一个小石头跟前，哭着不敢回去。比豺狼还凶百倍的加仓就命令狗腿子用绳子把我捆绑着，拉回他家吊起来，又用马鞭、木棍乱打。打得我两眼直冒金花。加仓还觉得打的不解恨，竟亲自用“黑刺条”来抽打我，每打一下，许多黑刺就深深地刺入我的肉内，一股一股的鲜血往外流，一阵一阵的剧痛刺入我的心里！当时，我的身上不知带了多少黑刺，也不知流了多少鲜血！已是遍体鳞伤，皮开肉绽了，我的头胀得快要裂开了，眼泪也哭干了。后来眼前一阵发黑，就恍恍惚惚地昏迷过去了。到第二天醒过来，我已经被抛在一个黑屋子里。全身象针扎着一样。那个人称“替让”<sup>①</sup>的加仓老婆，还罵不绝口，并命狗腿子说：“别给那个贱鬼吃，谁要给她吃饭，我就挖掉谁的眼睛，砸断谁的腿！”

但是，穷人和穷人心连心。有个老牧工，见加仓这样毒

---

<sup>①</sup>替让——即魔鬼的意思。

打折磨我，对我十分同情和怜爱，把我偷偷地藏进他的房里，把他的吃喝分给我，把他的破皮衣给我穿，并教我记住这个仇恨。这样在加仓家当了六年长工，我一次又一次的受着封建主的严刑拷打，老牧工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怀着对老阿爷无限感谢的心情，乘着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漆黑夜晚，爬出羊圈，饿着肚子逃走了。

从封建主加仓的人间地狱逃出后，由阿木去乎到了夏河。实想在这里得些自由，找一条生路，但东闯西碰了好久，还是无处谋生，真是后退无路，前进无门。最后还是落入了拉卜楞寺院嘉木祥的大昂欠的手里，给他放牧犏牛，当了奴隶。这时，被土匪冲散后逃到夏河去的弟弟，听到我流浪到这里，就前来探望我。姐弟亲人相见，痛哭了一场。按理说，失散多年的姐弟相见了，我应当好好待承一下弟弟，但我除过“打拉水”<sup>①</sup>还是“打拉水”，只得让弟弟饿着肚子走了。我弟弟也是给昂欠拉长工放马的，每天早出晚归，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他有空就来看我，有时见我深夜还在撕羊毛，捻毛线，给人家干这干那，就气愤地说：“阿姐睡吧！富人家的活还能有个完！”唉！弟弟是疼我，爱我，可我在人家的棍棒逼迫下，那敢早睡呢！就这样顶着太阳，披着月亮，没黑没明的干活。人家喝酒，吃的是又肥又鲜的牛羊肉和酥油、糌粑、点心、白面和奶茶等类的东西；我

---

<sup>①</sup>打拉水——奶子被提取过酥油剩下的奶渣水。

呢？餓了只有用“打拉水”來充飢。這還不算，昂欠的管家非常凶惡，時常借酒發瘋毒打我。一次，管家把我打得躺了好幾天還不能動彈。我想這樣下去，還不如死了的好。於是，在一個黑古隆冬的夜晚，乘他們熟睡後，又不顧死活地逃走了。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窮人跑遍天下都是絕路。

由夏河跑到桑科，本想與阿爸、阿媽團聚，但是鄉親們說：阿爸、阿媽因為無法生活早就逃到外鄉去了。找不到親人，只好給牧主郭買卡老家拉了長工。不論刮風下雨，盛夏嚴冬，都得給人家打柴、背水、拾牛羊糞。整年干活，可是牧主連一雙鞋都不給穿。有一次腳磨破了，實在走不動就坐下休息一會，那曉得偏偏給牧主看見了，上來就是幾個耳光，還叫狗腿子用皮鞭抽我。是牛是馬也有歇息的時候，我們當長工的真還不如牛馬！我每天一早起來就趕着牛去放牧，晚上回來只給吃點糝粑，晚上還要干許多雜活。每年夏天是牛產奶最多的時候，我經常是每天半夜起來，就跪在地上擠奶子。擠呀，擠呀，由滿天的星星擠到太陽出來，還是擠不完。擠得我雙臂疼痛，頭昏眼花。更可恨的是郭買卡老不給工錢，只給點奶子讓提回家去。在這家又拉了七年長工，還是年年餓肚皮，窮人真是沒有活路！最後我还是悄悄地逃跑了。

我由桑科逃到甘加草原，四處奔波碰壁，找不到生活，沒辦法只得咬着牙含着淚，再去給甘加牧主貢保昂吉家攬羊。貢保昂吉這個“陽山吃草，陰山拉屎”的偽裝灰色狼，還是

照样靠着吃长工的肉、喝长工的血来养肥他。我在苦难中又熬过了八年，没得到一个工钱，后来牧主贡保昂吉看我体弱多病，再没有油水可榨了，便把我撵出了他家的大门。我又继续过着乞讨、流浪的生活。最后，回到作海总算找到了唯一的亲人——二阿姐卓玛，才在她家里落了脚。

### 解放翻身 苦尽甜来

在旧社会，难道穷人应受苦，富人该享福？我盼好日子，整整盼了三十年呵，终于盼来了救星共产党，盼来了人民解放军。从此贫苦牧民得到解放，翻了身，摆脱了千年万载的奴隶生活，当家做了主人。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地搬掉了压在牧民头上的封建势力这座大山，把我从苦难的九死一生中拯救了出来。人民政府给了我房子和自留畜。特别是自从公社化以后，生产一天天发展了，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单是一九六三年我就分到了现金二百元，还增添了新衣和用具。我有了喜爱吃的酥油、糌粑，有了喜爱穿的各式各样的衣服。今天，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牧民，真是幸福呵！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是阶级压迫使我们贫苦牧民在旧社会受苦受罪。过去那骨肉离散，家破人亡的往事，特别是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封建主加仓用“黑刺条”毒打我那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一定要记住这个阶级仇恨，不忘记过去，不忘阶级斗争。我要万分珍惜今日来得不易的幸福生活，严防阶级敌人复辟破坏，加倍努力地来建设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新牧区！

# 揭开袈裟看豺狼

——藏族贫苦牧民金巴的家史

包寿南

一天，甘肃省少数民族参观团举办电影晚会，演出故事片《农奴》。最近来到兰州参观和我刚刚认识的金巴，同我谈笑着一块进入会场。

银幕上西藏农奴强巴的故事一幕一幕地展开了。我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藏族贫苦牧民在反动的西藏农奴制度下的悲惨遭遇，旁边，突然响起了一阵“嘛噠，嘛噠”的哭泣。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金巴。我不由得问：“金巴，你怎么啦？”他连忙擦净眼泪说：“我也是由那个黑暗年代过来的啊！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先看电影吧！”我明白了，是强巴使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遭遇！晚会后，我迫不及待地访问了金巴。他向我倾诉了过去的一切……。

一九三二年，我出生在甘南玛曲路欧拉乡肖合欠部落的一个贫苦牧民家里。

阿妈后来告诉我，在她还没有过门的时候，我的爷爷就

是一个连一根牛毛也没有的穷人。靠他终年东奔西跑，挣来一星半点糌粑、羊皮，一家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阿妈过门以后，家境还是一样，一顶千补万纳的破牛毛帐房，雨一下就漏，风一刮就透，连个身也挡不住。当时，我们全家已经有了五口人了：爷爷、阿爸、阿妈和两个年幼的叔叔。按照藏族的习惯，阿爸和阿妈结婚以后，就应该另立新帐，分房居住。可是，爷爷很穷，阿爸、阿妈给牧主干活，连顿饱糌粑都挣不上，哪里缝得起帐篷呵！只好不分辈数大小，一家五口挤着住在这顶破烂不堪的帐篷里。

阿妈在她过门后的第二年生下了阿哥。因为生活困难，就狠着心将阿哥送给了别人。第七年上，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阿妈又生下了我。以后，阿妈因为我的拖累，被牧主解雇了。从此，家里就只有阿爸和两个叔父出外干活，劳力减少了，人口增多了，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起来。

过了几年，困苦中出现了一线希望。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户有牛有马的中等牧民，只有夫妇两个，他们因为年老体衰，需要一个有妻子儿女，能劳动，又能服侍他们晚年，为他们养老送终的儿子。爷爷打听到这个消息，便领着阿爸阿妈去看。老夫妇看阿爸忠厚老实，阿妈勤劳能干，很合心意，便答应留在家里。从此，阿爸就替这两个老人放牧牲畜，阿妈在家服侍老人。我们就算有了一个生活的门路。

几年后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威风凛凛的“活佛”，他对阿爸说：“寺院规定：有两个男孩，一定要送给寺院一个。谁也知道：阿妈虽然生了阿哥和我两个男孩，但

是阿哥早已给了人家了。可是“活佛”的话好比圣旨，是不能违抗的。阿爸阿妈不得不忍着悲痛将不满八周岁的我送进拉卜楞寺院当了和尚。

说是到寺院当和尚，实际就是给寺院“活佛”、“管家”当奴隶。我来到拉卜楞寺院的“浪代拉日阿巴昂欠”<sup>①</sup>后，就做了“傜忽”<sup>②</sup>。整天给管家扫地烧火，端茶倒尿。寺院的许多事情我都不会做，特别是看着管家那付杀气腾腾的狰狞面孔，我就心惊胆战，手忙脚乱了，尽管我尽力给管家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可是，在管家的心里，却始终不能如意。他经常骂我、打我、囚禁我，给我上刑罚，好象我是他的眼中钉一样。

这个凶狠的管家，收拾我的刑罚很多，其中，有一个惯用的刑法，就是“顶掌钱碗”。我稍有“差错”，他就罚我立正，让我双手两侧平举，然后在头顶和两只手掌上各放一碗铜钱（每碗约重三、五斤）。有时一罚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我浑身上下，特别是两条胳膊乏困极了，可是一动也不敢动。如果稍一动弹，管家无情的皮鞭，即向我披头盖脸地毒打下来。

有一次，我不知犯了什么“法”，管家把我背绑在院里的柱子上，接着拿来一把铁勺，里面放着半勺烧红的碎石。他把铁勺端在我的嘴边，然后又在里面放了一把干辣椒，勺子里即刻腾起了一股滚滚刺鼻的辣烟。随着呼吸，辣烟直钻

---

①浪代拉日阿巴昂欠——是拉卜楞寺院的一个机构。

②傜忽——即奴隶或勤务员。





入我的鼻孔。我被熏得泪流满面、鼻孔流血，直到不省人事以后，他才停止了折磨。

又一次，大约是在隆冬腊月的一个傍晚，我给管家去提茶，因为火炉又高又大，我的身躯又瘦又矮，一不小心，把烧滚的茶水倒洒了一点。管家看见了，即扑了过来，将我一脚踏倒在地。我手里提着的茶壶，直摔在怀里，开水泼了一身，茶壶嘴子刺在腰间，刺破了一道有二、三寸长的大口，鲜血直流。至今，在我的腰里，还遗留着一块长长的大疤，这就是寺院反动上层残害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见证。

在寺院里，我因忍受不了管家惨无人道的折磨，还没有过上半年，即找个机会逃走了。

逃出寺院，我——一个不满九岁的孩子，又能够到哪里去呢？回家么？千里迢迢，望尘莫及；投奔亲戚么？远处的同样去不了，近处的去了仍有被抓回的危险。回家投亲都不可能，只好就近躲藏在塔哇<sup>①</sup>后面的山洞里。

同我一块生活在这口岩洞里的还有另外两个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穷孩子。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刚一见面，就彼此同情，熟悉起来了。起先，他们听说我是刚才从寺院逃出来的，怕被抓住，不让我白天出去讨饭，把他们讨来的一点东西分给我吃。时间久了，我就跟他们一块出去，白天讨饭，晚上回来睡在洞里。

讨饭，还能讨到什么好吃的东西？遇见穷人，他们会从

---

<sup>①</sup>塔哇——系拉卜楞寺院附近的一个村子。

自己的碗里给你捏上一把糌粑；遇见富人，甭说给你给饭，还会往你脸上“呸”地唾上一口痰。可是，穷兄弟没有那么多的东西经常给我们吃，我们也不好再多给他们增添负担了，在讨不上糌粑的时候，就悄悄地去拾上一点人家宰了牛羊抛弃了的血块，拿来在火里烧后充饥。

我们住的地方又是怎么样的呢？甘南高原的山洞，在夏天还能凑合，一到冬天，冷冻实在使人吃不消啊！白天，怕寺院发现我们的住处，不敢在洞里生火。到了晚上，就把拾来的柴生起火来，暖暖身子。可是，当我们熟睡以后，火也就慢慢熄灭了。刺骨的寒风，从半敞开着的洞口吹进，透过我们破烂的皮袄，直吹入我们的心髓。浑身冻僵了，四肢麻木了。我们三个人就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温暖着身体，等待着这漫漫长夜的破晓。

一连熬过了三个冬天。后来，我在讨饭的路上遇见了一位从欧拉来给拉卜楞寺院当了“乌拉”<sup>①</sup>回去的亲戚，才把我带回到家乡。

我回到家里不久，阿爸阿妈服侍的两位老夫妇便先后去世了。

随着他们的病逝，灾难又降临到我们全家人的头上了。凶狠的牧主、头人，他们见不得穷人碗里有油，看到一个吃了早顿没晚顿的穷小子，今天竟然有了自己的牛羊马匹，便象垂涎的恶狼一样，对我家的财产开始发生觊觎。

---

<sup>①</sup>乌拉——即藏语差役的意思。

一天深夜，我们正在熟睡，突然来了两个骑马带枪、气势凶凶的陌生人。他们一进帐篷就大声怒吼地说：“起来！我们是肖合欠部落头人派来的‘朶结合’①。”这一吼叫，把六岁的小妹妹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头钻进阿妈的怀里。我们全家人心也都象敲锣打鼓一样，咚咚在跳。

还是阿爸最镇静。他慢慢从地上爬起，一边穿着皮袄，一边向他们质问：“‘阿爸’②，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违犯头人的法规啊！”

“少废话，赶紧跟我们走，你作下了坏事，还装什么糊涂！”他们骂声未止，便从怀里掏出一条皮绳，将阿爸五花大绑起来。阿妈拉着“朶结合”的衣襟苦苦哀求，他们根本无动于衷，反将阿妈一脚踢倒在地。

阿爸被绑走以后，阿妈和我，心里又愤恨、又难过，再也坐不住了，就走出帐门到处打问，并央人向头人说情。

在那时候，穷人谁敢给我们去说情呢！富人又请不动。没有办法，阿妈只好亲自去探望，可是去了几次都被头人的爪牙赶回来了。

大约过了五六天，阿爸苦丧着脸回到家里。阿妈见阿爸回来了，又惊又喜，便连忙上前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阿爸垂着头、咬着牙，没有即刻回答。他停了半会，然

---

①朶结合——即部落头人派出抓人的差丁。

②阿爸——在这里表示对头人所派差丁的敬称。

后气愤地说：“‘劫化’<sup>①</sup> 牧主格突勾通了头人，诬蔑我偷了他家的一条牛，硬要叫我们赔偿；头人还蛮不讲理地说，我这是伤风败俗，污辱了部落的荣誉，没有资格在这个部落里继续住下去了，要叫我们在三天内赔清他的财产，并且离开欧拉肖合欠部落。”我和阿妈都被这件意外的事气呆了。

第二天，牧主格突先派了两个牧工来我家赶牛，他又怕牧工同情我们，随后又亲自骑马赶来了。格突象土匪强盗一样从我家的牛圈里抢走了九头又肥又壮的适龄奶牛。

牧主刚抢着牛走了，头人又派爪牙来到我家索取他无故抓人、打人、审讯人并无理裁决的代价——“开口钱”来了。于是，牛圈里剩下的几条好牛，还有一匹好马，又被头人赶走了。

第三天上，阿妈由于气愤和惊吓，浑身发起烧来。我们正在为阿妈的病耽心，突然，那天夜里抓了我阿爸的那两个头人的“狗腿子”又来了。他们一见我们还在家里，便大声咆哮起来：“你们敢把头人的命令当成耳边风，怎么还待在这里不走？”

阿爸见势不妙，连忙上前哀求：“你看，他阿妈病这么重，实在不好走！‘阿哥老老’<sup>②</sup>，还是行行善，干点好事，让她病好了以后我们再走吧！”

“不行，不行，非在今天滚蛋不可！”这两个狗腿子，一面说着，一面连踢带抛地将我家帐篷里的东西，乱七八糟

---

①劫化——藏语咒骂词，和汉语里常用的“谜”或“他妈得”相仿佛。

②阿哥老老——藏语祈求词。

地扔了一地。阿爸气愤极了，只好咬紧牙关，对着他们强硬地说：“好！我们走，马上就走，用不着你们再逼赶了！”

于是，我们堵着这一口难嚥的气，即刻收拾家当，绑上驮子，把病着的阿妈扶上牛背，赶起仅留无几的牛羊，离开欧拉，离开了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故乡。

但是，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哪里是我们的去处呢？我们全家大小，怀着满腹悲愤，踏着漫天没地的草原，盲无目的地走着！白天，我们赶着牛羊走路，晚上就露宿在深山旷野；饿了吃上两口糌粑，渴了就爬倒在河里喝上几口凉水。病着的阿妈，在牛背上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年幼的妹妹，在过一个名叫“嶂”的大山时，跌下牛背，被摔得鲜血淋淋……。我们忍耐着这一切背井离乡的痛苦，走着问着，终于知道了我们要去的地方，这便是欧拉的西北方向，距欧拉有千里之远的桑科。

我们为什么要去桑科？难道桑科是一块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地方吗？不，不是的。因为拉卜楞寺院有一条规定，凡是被部落驱逐的“教民”，他们既要离开被逐的部落，又不能离开拉卜楞寺管辖的范围。同时，打问了许多人，都告诉我们：只有桑科才允许被逐的贫苦牧民居住。于是在反动上层的魔掌的安排下，我们离开了狼窝，又墜入了虎穴。

我们来到桑科还不滿一年，就给拉卜楞寺院和国民党夏河设治局<sup>①</sup>反动政府做了几乎和牛毛一样多的苦役。送牛

<sup>①</sup>设治局——设县前的临时政府。

粪、交柴禾，修理房舍，牵马带路，这一切乌拉差役我们都全部做遍了。可是，他们并不满足。看到我们家里还有几头牲畜，便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准备对我家开刀。

终于在古历十月的一天，拉卜楞寺院的“义仓”<sup>①</sup>，突然派来一个差人，就象一只恶狼一样，从家里将阿爸抓走了。

阿爸被抓走的那天，我不在家。当我回来听到人说阿爸被“义仓”抓走了，气愤极了。我心里想，阿爸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为什么无理把人逮走，为什么尽欺负我们穷人！又联想起过去的遭遇，越想越不平。我再也无法忍耐了，“走！到拉卜楞寺院去，问问他们无故抓人是什么道理？”于是，我便趁着阿妈不在家，跨出帐门，直向拉卜楞寺院奔去。

拉卜楞寺院，说是一处僧人念经拜佛的地方，实际却是一座魔窟。到那里去不将你活活吞噬就是大幸，还想讲什么道理呢！当时我还是一个不满十六周岁的孩子，因为不明这个底细，凭着一股怒气就跑去了。当我来到寺院，还没有问明究竟，即“冲撞惹怒”了“义仓”的大管家。他当下三拳两脚先将我打倒在地，然后指令一个和尚把我扣留看管起来。可是，在天黑以前，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将我监禁的时候，我便趁着这个和尚解手的机会，悄悄溜出了寺院。

回到家里，出人意外地，阿爸已回来了。

---

<sup>①</sup>义仓——是拉卜楞寺执掌行政法律的机构。

事情原来才是这样：阿爸被抓去以后，“义仓”管家说我阿哥盗走了一个在拉市做生意的富商杨知合交毛的马，这个人“活佛”弟弟的朋友。所以寺院逼着阿爸在三天以内交出阿哥来，否则，就要阿爸净身骑在里面烧着大火的铜马背上，活活烙死。

阿哥从小给了别人以后，一直过着半流浪的生活，根本很少到家里来。究竟是不是他盗了马？阿爸真是一口难辩。受过几次磨难，已经变得胆小怕事的阿爸，在强权威胁之下，再也未敢问明究竟，只好忍下这口气，想办法躲过这次灾难。阿爸拿着厚礼来到他曾给当过差役的另一个札仓的“代哇堪布”的跟前，请他给求情。“义仓”看着“代哇堪布”的面子，才答应阿爸若在三天内赔偿四头牛和三百块白洋可以了事。

当时我家除了租寺院的两头牛之外，家里倒还有几头，可以当即给他们拉去。可是，三百白洋又从哪里来哩！一头好牛才能卖二十来元，一只赖羊连一块钱都不值，况且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牲畜可卖，没有办法，阿爸只好向“代哇堪布”求借。“代哇堪布”看着我阿爸是一个强壮劳力，又有妻子后代，知道我家还有几头牛，有油水可刮，就欣然以每月二十一块白洋的利息为条件，将钱借给了阿爸。在三天内，阿爸把牛和白洋如数交给了寺院，算把寺院丢马的事件暂时平息了。

前面不是说过，我逃出“义仓”回到家里了吗。可是，我并没有能够就此逃脱他们的魔掌。三天之后，“义仓”的



大管家又派人来传讯我了。

我被传讯去后，“义仓”管家，不问青红皂白，即叫差人，给我带上脚钉手铐，把我和一个猴子拴在一起。这个猴子是寺院“义仓”豢养的专门残害牧民的工具。当我一被拴到那里，这只恶猴，便直向我的身上扑来，连抓带咬，霎时间，我的皮袄便被撕得到处开口，脸上也被抓得鲜血直往下流。约摸过了三、四个钟头，在天将黑的时候，管家看猴子已经玩够了我，懒洋洋地躺在那里，便又指使差人，将我拉到刑房，开始给我上刑。那时，已是十月寒天，一进刑房，两个狗腿子即脱掉我的衣服，把我赤身裸体地按倒在泼了水、结了冰的地上，前后用木杠压住，等管家说了一声“打”，两个狗腿子就拿起长满荆刺的长毛刺条，向着我的身上狠命地毒打起来。随着条子的起落，和我的喊叫声，管家在一旁骂口不绝地说：“毳长的娃娃，竟然还敢骂我管家！还敢违犯寺院法规逃跑！”“打！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他，等于打死了一只老鼠！”于是，两个狗腿子打得更起劲了。他们一直把我打了两个多小时，打断了一大堆粗毛刺条，直到将我打得浑身血肉模糊，昏了过去，这才丢开了手。

当我清醒过来时，已被他们押在一个又黑又脏的牢房里了。牢房里堆满了大便垃圾。我被关进去后，他们不让我出去解手，大小便全都便在里面。我每天只能吃到一顿又苦又臭的半碗糍粑，呼吸的是恶臭的污浊空气。在牢里一直坐了两个多月，直到除夕晚上，我才在被他们又毒打一顿之后

放出。这时，我已经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了。浑身上下，伤痕斑斑，瘦骨嶙嶙，一步路也走不了。出狱的时候，管家的两个狗腿子，把我拖出寺院，就抛在街头了。幸好，当天下午就被住在拉市附近的我家一个劣亲戚发现，把我背上，送到了家里。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恢复了健康。

自阿爸借了“代哇堪布”这笔债以后，一条沉重的铁练，就搭在了我们全家人的颈上了。今天给他做这，明天又给他做那，一年四季，阿爸的大半时间都给“堪布”服了劳役；今天送一背斗牛粪，明天送一桶鲜奶，全家人一年的劳动所得也都送给了“堪布”；我家仅有的几条牛也差不多卖光都还了账。可是，直到解放，账还没有还清呢！一九五八年，甘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以后，这笔还不清的债款，才被最后彻底完结了。

青草枯了，还有露水搭救。

黑夜再长，总有明的时候！

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季。某天晚上，阿爸领来了一个他在拉寺服差役期间交结的朋友。他身穿藏服，说着一口流利的藏话，年纪不过二、三十岁。他一到我家，就和阿爸没完没了地攀谈起来，还关切地问我那次在“义仓”受刑的情形。我看他很同情我们，又是阿爸领来的，想必一定是个好人，便将自己所受的一切折磨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激动地

对我说：“娃娃，不要难过，这样的苦日子再不会长久了。不久的将来，我们受苦受难的穷人就要过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不愁吃，不愁穿和不流眼泪的幸福日子了！”我不可理解地追问他：“为什么？从我爷爷、阿爸，一直到我，甭说见过，就连听也没听到过穷人还会有这样的日子！”“你先别急，慢慢就会知道的。”说完，他又和阿爸寒暄了几句，就起来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又迫不及待地去问阿爸：“阿爸！刚才来的那是什么人？他说的话全是真的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爸笑了一下，先往帐外一探，然后悄声地说：“可不能给人乱说，他是从拉卜楞市上来的，名叫吴振刚<sup>①</sup>，他说的话全是真的。听说，有一个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穷人的救星，力量很强大，有好多兵将，已经把国民党和蒋介石打得落花流水，很快也就要打到我们这儿来了！”听说有人能把我们从苦水里救出来，当然高兴极了。我们自有了这一条光明的希望以后，就从早到晚地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甘南终于解放了。在党的阳光的照耀下，在毛主席雨露的润泽下，我们穷苦牧民，翻了身，当了家，作了主人。一九五三年，我们全家，按照自己的意愿，

---

<sup>①</sup>吴振刚——藏族，夏河县人，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初，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杀害。

离开桑科回到了玛曲草原，住在了现在的曼日玛乡知合桃公社。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给我家先后发放过三次救济款，共七十多元；还给我们贷了不少无息贷款，扶助我们发展畜牧业生产。一九五九年，我阿爸害病，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又亲自登门来看，连一分钱都不要。我阿爸因过去受苦受难，早已积劳成病，又加年老病重，不幸去世了，但是，党和政府对我阿爸的关怀，我却深深铭记在心，永世难忘。

现在，我们一家五口人，生活很幸福。阿妈年近花甲，正在渡着她幸福的晚年。二弟弟和妹妹是人民公社的放牧员，放牧着集体的三百多只羊群。最小的弟弟，名叫尕日藏，正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念书，衣食学费等，都由国家供给。我是生产队的保管员，还会打铁。人民公社为了发挥我的劳动擅长，一九六二年，特地购买了一套崭新的打铁工具，由于我勤劳生产，每年可以给集体增加收入八、九百元。目前，我们衣食住用，样样不缺。家里共有新旧帐篷两顶，存放余粮四百多斤，每人有衣服三、四套。这次我到兰州来参观，还想再添置一双长统马靴，缝一身干部制服穿……。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较，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贫苦牧民就没有今天。

我们绝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绝不能忘记过去，忘记阶级斗争！被打倒了的反动牧主、头人和反动的宗教上层，他们绝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的。许多阶级斗争的事实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随时都在等机会，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

来，使我们重新陷入过去的苦难深渊。当我每想到这里的时候，往日的血海深仇就象海水似地涌上了心头。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牢记阶级仇恨，提高警惕，努力生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哈族牧民

——省貧代会代表哈薩克族木漢的家史

## 躍 爭

同志，你知道吗？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有个哈萨克民族。这个民族的大部分都居住在新疆，一部分居住在青海、甘肃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旧社会，这个民族中的贫苦牧民，在本民族的反动头人、牧主、毛拉(阿訇)的残酷的统治和压榨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就更加处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中了。出席甘肃省第一次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八一公社第四生产队哈族放牧员木汉同志的前半生经历，就是千万个哈族阶级兄弟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一个缩影。

一九三五年前后，居住在新疆巴里坤一带的哈族部落反动头人胡塞英、苏里丹等，为了逃避反动政府制造的民族纠纷，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以逃避汉人屠杀，保卫哈萨克民

族利益为名，发动了一次部落大转移。世世代代给头人、牧主当牛做马的贫苦牧民，在头人、牧主的欺骗和皮鞭威胁下，为头人、牧主赶着牛羊牲畜，驮着头人、牧主的金银财宝，随着头人、牧人踏上了千辛万苦的道路。

大戈壁滩上捲起了风暴！

头人、牧主、大毛拉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驰骋；赶着牛羊马匹的贫苦牧民，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沙漠里苦行！

十八、九岁的木汉，赶着牧主特吉哈提的六百多只羊，使出全身力气艰难地吆着羊群追赶牧主的快马。但是还是落在了后面。木汉忍饥挨饿，在茫茫的沙滩里追了三天三夜，才算赶上了在中途歇脚的女牧主特吉哈提。这时她刚吃饱喝足，又骑上了高头大马，正准备继续前进。看见木汉才吆着羊赶来，就怒气冲冲地把肥胖的身躯向前一欠，吃人的红眼睛翻了几翻，发出比男人的声音还要粗得多的吼叫：“快赶，把我的羊群赶到头里走！”

“巴依，<sup>①</sup>我三天没吃饭了，让我歇一会，吃顿饭再走吧！……”

木汉原想向特吉哈提要些吃的。特吉哈提不等木汉把话说完，就抡起手中的马鞭子，对木汉迎头就打，边打边骂：“你把羊群赶不上来，你还要吃饭？还不给我快吆上走！”

打骂罢了，便向木汉吼着：“快赶！快赶！”随就打马驰骋

---

<sup>①</sup>巴依——哈族对牧主的称呼。

而去。可怜の木汉，只得忍着滿身伤痛，又吆着羊群去追赶牧主的快马。走到半路上，幸好碰见了给另一个牧主放羊的牧民朱娃提，受苦的人心连着心，两个人几句话就说到一搭里了。朱娃提先给木汉分了些干粮，又把死在半路的一只羊剥了皮子，把肉煮了，两人吃了一些，留下了一些。随后两人就互相照顾着往安西赶路了。

又是几天几夜。木汉和朱娃提沒喝上一口水，东西也吃光了。好不容易来到了马宗山，他们已疲惫不堪，见这里有井，真是高兴极了。两人急忙去打水，可是打上来一桶水后，就再也沒有力气去打第二桶了。这时，三、四个工人模样的汉族兄弟走了过来，一见他们风尘仆仆的样子，就知是走远路的，木汉又用手比划着叙说了一切，汉族工人兄弟知道他们都是受苦人，几天沒吃东西，沒喝水了，于是，有的人忙着帮他们打水饮羊，有的回到家里给他们取吃的。那知羊儿也饥渴地发了疯，爭着抢水，“扑通”一声，有一只羊被挤到井里，木汉正着急的时候，有一个汉族工人，毫不犹豫地脫下衣裤，下去帮他把羊打捞了上来。木汉心里真感激极了。他想，长了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好的人。同族的头人、牧主，大毛拉常说他们为了我们民族的利益如何，如何！但是我们牧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是皮鞭、饥饿和眼泪！可是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兄弟竟这样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真是天下的牧主、地主都是一般黑，各民族的受苦人才真正是一家人。他和朱娃提吃饱、喝足后，拉着汉族工人的手，激动地连声说着：“热合买提！热合买



提！”①汉族工人虽听不懂他们的话，可是对他们出自内心的一片纯真的感情，却完全领会了。同时知道他俩还要继续向安西赶路，又热情地指点他们：朝哪条路走，可以到达安西；并且特别告诉他们途中哪儿可以找到泉水。他俩问清路后，就怀着依依不捨的心情离别了这些汉族工人兄弟。

到了安西，仍不见牧主的马，又继续向青海赶去。在去青海的一个高地上，木汉才赶上了牧主特吉哈提。她几天没见羊群了，一见木汉走来，先下马数点了一遍羊，发现短了三只，便勃然大怒，把红眼儿一翻，高声喝道：“你把三只羊弄到哪里去了？”

木汉这几天走得已经非常累了，一路上又很乱，委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牧主的三只羊。特吉哈提不等他申辩，举起手中的长马鞭就打；嘴里还发恨地咒骂着：“不中用的东西，打死你，非打死你不行！”豺狼一样的特吉哈提打得木汉皮开肉绽，最后昏死了过去。她鼻子里哼了一声，才丢开木汉，另找了个牧民吆上羊群走了。

任凭大戈壁滩上的狂风怎样呼啸，也惊不醒淌着鲜血的木汉；剧烈的疼痛，也痛不醒木汉！木汉真象死去了一样。他在沙滩上躺了一夜，第二天才苏醒过来。睁眼一瞧，同族的人看不见了，羊儿的鸣叫声听不见了，只有一眼望不透的沙滩，随着阵阵吹来的狂风，时而出现，时而隐没。木汉啊！木汉！你离开可爱的家乡，实想随着头人、牧主去找个能够安

---

①热合买提——谢谢。



身的地方，可是你挨了一路餓，吃了一路苦，到头来几乎被牧主打死在这荒无人烟的沙滩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亲人啊！父亲，你们现在在哪里呢？木汉想起了父亲，泪水更止不住了！……

他的父亲名叫巴巴勒，老家原住新疆阿尔泰，是个会做木匠活的贫苦牧民。因为生活的压迫，从阿尔泰流浪到巴里坤来谋生。可是，逃到那里还是逃不出头人、牧主的牢笼。巴巴勒和他的妻子又给巴里坤的牧主做了奴隶。那年，巴巴勒的妻子刚生下她的第三个孩子木汉，还没过三天，牧主就逼着她上山去打柴，得下了月子病，又没钱医治，不几天就眼睁睁地死去了。巴巴勒眼看死去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婴儿，万分悲愤！他坚定地对自己说：孩子一定要养大！于是他领着大女儿、大儿子讨吃要喝，用野果和残汤剩菜喂养刚生下的木汉。一个男人家，自己没奶，更讨不来什么好一些的吃喝，就这样，在牧主的压榨下，不知熬过了多少凄楚寒怆的日夜，经过了多少辛酸苦辣，好不容易把木汉拉扯到了七岁。牧民的孩子长到七岁，该到给牧主放羊的时候了。巴巴勒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把最疼爱的小木汉送到牧主家里去放羊。木汉经常被牧主毒打得死去活来，给巴巴勒的生活中添加了无限的悲伤和忧愁。一次牧主把木汉打得半死撂在草滩上不管了。多亏同族一个放羊的给巴巴勒送了信息，他连夜奔到儿子身边，洒着热泪把木汉背回家里，想尽一切办法才救活了。从这以后，巴巴勒再也不让儿女们去给牧主放羊了，他便教他们做些木匠活。过了几年，父子们舍不得吃

喝，积攒下了几个钱，买了两匹马。日子刚能混上一顿饱饭了，可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牧主，看见这父子们是个好劳力，早打好了坏主意。他千方百计地想讹走巴巴勒的马匹，好把巴巴勒一家抓到自己的牢笼里。于是，牧主装出一副伪善面孔，对巴巴勒说：“把你的两匹马拉给我，我给你娶个媳妇。”巴巴勒心里明白：牲畜就是牧民的命呀，没了牲畜，拿什么生活呀。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来逃避牧主的这场讹诈呢。在牧主的安排下，巴巴勒和一个死了男人的女长工结了婚。但是苦挣了几年用劳动换来的两匹马，却白白地让牧主拉走了。从此，巴巴勒一家又给牧主拉了长工。没过几年，木汉的继母和哥哥就被苦难的生活折磨死了。这次部落大转移时，木汉给牧主赶着羊群，父亲照顾着弟妹他们也到青海去了。……

木汉想起父亲和他们一家人的遭遇，越想心里越难过，哪里是自己的去处呢？他知道跟上头人、牧主是找不到活路的；但是又惦记可怜的父亲；老人家已经六十过头了，要是我这个大些的儿子不在身旁帮助他拉扯弟妹们，老人自己怎么过法呀！因此，他又尾追着部落，沿途乞讨到了青海。

## 二

在青海都兰县西面的大河坝地方，木汉找到了父亲巴巴勒，一家人少不得抱头痛哭一场。就在这当儿，马步芳匪军的铁蹄踏进了这个新迁移来的哈族部落。贫苦牧民还没有安

居下来，又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动荡年月！

头人、牧主叫牧民把牛羊马匹赶进山里去躲藏。可是山里怎能藏得住这么多的牛羊马匹呢？马步芳匪军的骑兵，成群结队地进山搜索，到处人喊马嘶，枪声飞鸣！木汉胆战心惊地拉着父亲为搬家借来的两匹马在山沟里躲着，偏巧四、五个匪军从这条山沟里闯了进来。他们骑着大马，挎着长枪，见了木汉拉的马匹，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木汉见势头不妙，忙骑上一匹马，紧拉着另一匹马，转身就逃。匪军见木汉拉着马跑了，便嘩啦啦地拉开枪栓，追赶着、叫骂着，“奶奶的，站住，不站住开枪了！”

木汉拚命地跑，匪军拚命地追！

“砰”！放了一枪。枪子儿从木汉头顶飞过，打在沟崖一块石头上，石头开了花！木汉他不敢跑了，忙翻身下马，丢下了马，躲进了一条小山沟。匪军追上木汉的马匹，把马抢在手里，又朝木汉屁股后头开了阵枪，才得意洋洋地撤出了山沟。

匪军骚扰了四、五天，抢了不少马匹财物，满载而去了。贫苦牧民丢了牲畜，倾了家产，被匪军裹走的，被打死、打伤的，不计其数。在这苦难的年头，真是横祸不尽，血泪不干！木汉和牧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跑到头人苏里丹那里去求他帮助。苏里丹用手搔着捲到耳旁的黑胡子，正在为他丢失马匹而烦恼！一见牧民们来找他，顿时计上心头，他贼眼一翻，把恶主意打在了牧民们身上。他两片大嘴一张，假仁慈的说：“好了，都是哈族同胞，我不能不管

你们，眼下我还有三百多峰骆驼，你们给我赶骆驼运盐去吧！”

无法生活下去的贫苦牧民，算是得到了头人的“恩赐”，打这天起，木汉他们又给头人、牧主赶起骆驼来了。变来变去，还是头人、牧主的奴隶，只不过吃的苦头更大，受的压迫更深了。

苦难啊！贫苦牧民在生活的道路上，一步比一步走的更艰难了！头人、牧主的压榨就已经不能忍受了，还要受马步芳匪军的残酷蹂躏！

木汉等从盐湖里挖出了盐，拉着骆驼往西宁城里运。疲惫不堪地走到了西宁城郊的罗家湾，原来这里正是马步芳匪军的大本营所在地。初来这里的哈族牧民不知道底细，也没想到匪军竟然能够做白日拦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把骆驼队刚拉过了匪军的营房门口。突然间，跳出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匪军，把他们拦住了。对他们吼叫着：“奶奶的，哈萨克，叫你们跑！抓起来！”

原来，前些天被匪军抓来了一部分哈族牧民，被关在军营里做劳工。他们因为受不了匪军的酷刑拷打，瞅空子逃跑了。匪军正没处去出气，恰巧这天碰上了木汉他们的骆驼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扣押起来，硬诬赖他们就是跑了的哈族牧民；当然，三百多峰骆驼和驮的盐巴，也犯了匪军的“违忌”，统统被没收了！

这些头人、牧主手里的奴隶；到了马步芳匪军手里，就成了没有名堂的“政治犯”。他们失去了任何自由，在匪军

的枪刀监视下服着劳役！

匪军给木汉等每人给了一个差不多和人一样高的大木桶。叫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背水和泥，修建军营。他们吃的是粗糠稀汤，经常挨饿，闹胃病，而匪军手中的鞭子，却毫不吝啬，象羊毛似地落在木汉他们的身上！那苦情，过来人是明白的：不许大小便，不许左顾右盼，走的慢些，说句话儿，吼声就象虎狼咆哮那样，皮鞭也就没头没脑地打过来。木汉亲眼看见，一个哈族兄弟被匪军给活活打死了！他整天提心吊胆，挣扎着干活，实想躲过匪军的眼睛。可是，一次匪军一连十天十夜逼着他们干最苦的重活，木汉连饿带累，有一天背着水桶，突然昏倒在地上了。这时，他们拉的骆驼也给匪军驮水。一个匪军走过来，顺手从骆驼驮鞍上抽出小碗口粗的一条木棒，在昏迷的木汉身上狠抡起来！木汉惊痛醒来，忙用两手去护身子，匪军就在木汉的右手上狠打了两棒。木汉又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时，手背肿的象馒头了，后来化了脓，右手烂坏了。匪军见木汉没死，又来逼他上工。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在匪军的刺刀监视下，只好用唯一的左手去搬土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之间他们虽有时互相倾轧，但他们总是要联合起来对付穷人的。苏里丹听说他的三百多峰骆驼落入马步芳军营，又气又恼，他除了咒骂拉骆驼的七十多个牧民外，对马步芳匪军敢怒而不敢言。七十多个牧民在军营里受了什么苦楚，在他心里是引不起什么同情的，而他的三百多峰骆驼扣在军营

里，如割他的心头肉哩。他要想法保住自己的骆驼。他想来想去，想出一条妙计来了。他带上金银财物，亲自上马步芳军营，贿通了匪军长官，密谋了合伙打劫这些贫苦牧民的勾当。不多几天，苏里丹的三百多峰骆驼，从军营里拉了出来，拉骆驼的七十多个哈族牧民，为了装门面也暂时被放了出来。

木汉他们以为头人真把他们救出来了，一时之间反倒对苏里丹感激起来。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苏里丹为了赎回自己的骆驼，已经把他们长期卖给匪军了。这笔买卖，是通过反动政权的明令颁布的。

木汉们回到部落后，见苏里丹的捲耳胡捲得更有力了，身上挎的盒子枪，也甩打的更响了，看他那副样子，真得意极了。苏里丹究竟升了什么官，木汉他们并不知道，可苏里丹的官府派头，却比在巴里坤时大得多了。苏里丹把木汉他们叫来，传圣旨似地说道：“马主席有令，要调一批人给国军拉骆驼，这是公差，不得有误，你等即日起行，为国军效劳！”

苏里丹在青海找到了自己的后靠山。依仗他说一不二的权势，威迫着木汉他们亲离骨散，去到匪军军营里受那人间罕有的苦难！

木汉流着眼泪，离别了年迈的父亲，和几十个哈族兄弟一起又二次进了马步芳的军营。他们现在是无明无夜地给匪军拉骆驼，驮运修军营的用料。匪军骑着马，挎着枪，手里拿着鞭子监视着。一路上，牧民们吃不饱，睡不好；还要挨



打。实在受不了这种罪了。到了宿营地点，有人设法逃跑了，一个人不幸被抓回来，匪军把他压在橙子上，硬把他的腿骨砸碎了！匪军真是两条腿的虎狼，真是人间魔鬼。在他们手里，贫苦牧民简直不如鸡狗！那一年，北风吹，雪花飘，木汉他们拉着骆驼走了几天几夜，实在饥饿乏力地走不动了。一天夜里，木汉走着走着，瞌睡上了身，腿虽然走着，但人睡着了。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小桥，猛一失足，从桥上掉到桥下来。骆驼继续向前赶路，木汉却一个人昏在桥下。等他在天亮醒来时，骆驼队早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他正爬起来四处张望，忽听：

“奶奶的，想逃跑！谁叫你单独留了下来？”

木汉回过头来，见是匪军领队的，一手提着鞭子，一手伸到腰里掏盒子枪。木汉忙从桥下爬上来，说明他不是要逃跑的，确实是掉在桥下跌昏的，这才免了砸碎骨头的酷刑。木汉挨了一顿皮鞭之后，被赶回了骆驼队。难道木汉真的不想逃跑吗？不，想得很哩！但是他知道如果逃到父亲那里，苏里丹一定会把他抓来送给匪军的，要逃就要逃得远远的，但是年老的父亲还在牧主和乌步芳匪军的控制下，势必连累老父亲受折磨。所以，他感到逃跑的时机还不成熟。

年复一年，木汉进匪军营时是一个壮实小伙子，到后来已经折磨成了一个“病老头”，干瘦、闹胃病，牙齿也脱掉了许多。后来病得实在不行了，巴巴勒怕儿子死在军营里，便给下面的匪军说了许多好话，匪军见在木汉身上也榨不出多少油水了，才把木汉放了出来。

这是木汉一生中最难忘却的一段经历，他的青春、壮实身体，都葬送在牧主、头人和马步芳匪军的手里了！他恨马步芳匪军，他恨头人苏里丹，他恨万恶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 三

木汉从马步芳匪军的虎口逃生出来时只有二十九岁，但从面相上看，足有四十好几了。这时，他的一个弟弟也被匪军抓去折磨死了。父子们掐指一算，除了木汉的一个姐姐是在巴里坤就出嫁的以外，一家九口人死的只剩了巴巴勒、木汉和木汉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了。头人、牧主、马步芳匪军，整整欠下他家四条血债！越来越多的苦难，迫使牧民们渐渐醒悟了过来。他们从当地撒拉族兄弟口里得知，苏里丹强迫他们去支差，是得了不少银钱的，据说匪军给拉骆驼的哈族牧民每人每月支付七块白洋，这些钱哪里去了呢？当然是装进了苏里丹的腰包；或是他们坐地分脏，把这些白洋合伙吞了。钱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总之，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木汉他们通过这件事情，认出苏里丹原来是个披着人皮的恶狼，跟上他只有危险，没有安全。因此，木汉和他的堂哥史马依等，串连了一些牧民弟兄，打算离开苏里丹，离开马步芳匪占区，到另外的地方去谋生。这风声很快被苏里丹的尖鼻子嗅着了。这个贼头人，怎么能白白放走他手中的奴隶呢？木汉们走了，他的骆驼谁拉呢？他的牛羊谁放呢？他和马步芳匪军之间的奴隶买卖，又拿什么去做呢？他疯狂地连夜派出一批狗腿子，把木汉等二十多

个准备要走的牧民，统统抓了起来，上了脚钉手铐。

那天，苏里丹骑马挎枪，气势汹汹地冲进监牢，给木汉他们训起话来，叫他们规规矩矩地待在部落里；木汉他们不服，要求苏里丹放走他们。苏里丹气急败坏，又吹胡子又瞪眼，抽出盒子枪，厉声喝道：“那个想走，就地枪毙！”

木汉他们也不示弱，于是解开衣服，挺起胸膛，看苏里丹敢不敢给他们一枪。

苏里丹一看，自己手中的奴隶不听自己的话了，他们竟敢反抗头人，这在哈族部落里还是少见的。他气得张口结舌，没的话说，扳动枪机，“叭叭叭！”打了一梭子子弹。原来是虚张声势，子弹从木汉们头顶飞过了。他以为这样会唬住木汉他们，可他们仍然挺身而出，面不改色！

苏里丹心虚了，他使尽一切手段，还是没有达到压服木汉他们的目的，只好说了声：“给我关起来”，就骑着马溜了。

这次斗争意外地取得了胜利。木汉他们继续坚持着。苏里丹考虑来考虑去，觉得长期监押二十多个牧民，对他没有一点益处，不仅没人给他干活，他还得供应他们吃喝。于是，他在部落内部，便卡死了木汉他们能够逃走的一切出路，把木汉他们又放了出来。

在苏里丹的严密监视下，木汉他们到底没有走脱。可是，这些初步觉醒的奴隶，宁愿打狗讨要，也不愿再给头人、牧主去做牛马了。他们在附近城镇过着流浪乞讨的日子，等待有一天重见天日。



#### 四

一九四七年，在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反动统治摇摇欲坠。苏里丹等眼看马步芳匪军这个靠山靠不住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又强迫哈族部落向新疆转移。于是，大戈壁滩上又卷起了风暴！

一九四九年新疆解放后，世代的奴隶解放了，木汉和所有哈族贫苦牧民一道笑逐颜开，同声歌唱共产党，同声歌唱毛主席！一九五三年，党和政府为了使流浪在甘、青、新三省边界的哈族同胞定居下来，安家乐业，划给了他们阿克塞草原，发放了牲畜，实行了三年生活上包干。哈族贫苦牧民从此结束了到处流浪任人宰割的苦难生活。木汉听到了信息，就领上妻子家小，全家搬到了阿克塞，在这里定居下来，和当地的哈族兄弟一道，共同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光荣工作。

初来阿克塞时，政府给木汉分了十只羊，由于他精心放牧，到合作化那年，已经繁殖成九十多只了。木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走合作化道路，他把自己的羊只全部交给牧业社。公社化后，他又积极地参加了人民公社。成为人民公社的放牧员。他劳动积极，热爱集体生产，所以他管理的羊群发展得很快，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奖励。木汉现在的生活，充满着幸福和喜悦。一九五二年娶了妻子，他们现在有天真活泼的孩子，有自己爱吃的东西和各种衣物。忆苦思甜，不禁使木汉更加痛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这次他在省上的贫农、

下中农代表会议上说：“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我们哈族贫苦牧民。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是说不完的。我一定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牢记阶级仇，握紧刀把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力量，奋斗到底！”

（沙明 口譯）

# 我要把心上的話編成最好的花儿

——省貧代会代表回族馬國山的家史

雪 犁

旧日的社会太黑了，  
狗咬者沒走的路了；  
穷人的田地给占了，  
针眼里投了个命了。

“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由不得自家。”这是我们回族人民流传几千年的实心话。唱起旧社会穷苦人受压迫、剥削、侮辱的“花儿”<sup>①</sup>，我的心里就象有千把刀刃子犁，满腔子的怒火从舌根里往出冒，解放前那黑暗的年代，哪血泪的仇恨，它永远刻在我的心上，祖传三代的血泪家史，我是万辈子也忘不掉的！

## 穷人的活路在哪里

我是和政县大浪公社阳马祖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听我大

---

<sup>①</sup>花儿——即山歌，又叫少年。

大、阿娜<sup>①</sup>说过：阿爷、阿奶活着的时候，家里非常穷苦，做饭没锅，喝水没碗，一年三百六十天过着“拌汤碗里把人见，窝窝割破嘴边边，走路没有裤子穿，睡觉没有一页毡”的瞎光阴。祖传的九亩山坡地，出不起粮款和兵捐，就叫家伍<sup>②</sup>们耕种着。阿爷象牛马一样给有钱人家做活。“人驮斗半背斗半，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一年四季挣死挣活还养活不了大大。黑心肠的地主老财们，他们哪里把阿爷当成人呢！阿爷的紫肉苦干了，脊背也压弯了，他们还用三环鞭子折磨他，抽得筋断骨折成了残废，后来就连饿带气的死了。阿爷死了后，阿奶哭不出一滴眼泪来！这时大大还不到三岁，她就含着悲愤，把大大眼泪一把、伤心一肚的拉拔着；白日黑夜给地主家担水、扫院子、烧锅做饭，挣几个人家狗都不吃的黑馍馍拿回来给大大吃，人常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大大三岁的哪年，庄子上天花到处流行。有钱人家请医生抓药早早防治，穷人家连肚子吃不饱那里还有钱治病哩！地主家的婆娘们是驴肝肠，她们知道大大出天花故意给阿奶刁难，不让她早一点回来照顾大大。就这样，大大的两颗黑眼珠从小儿看不见人了。阿奶看着大大的眼睛，只有仇恨没有眼泪，“孬娃的眼睛瞎了，再苦我也要把他拉拔大哩！”风里雨里，暑里九里，阿奶东奔西跑，东家里进去，西家里出来，忍着苦痛把大大抓养着。大大八岁的时候，苦得阿奶

---

①大大，阿娜——即父亲、母亲。

②家伍——即亲房。



头上一片雪白，汗尽肉干了，挣得腔子里积下血疙瘩，肺也肿了，肚子涨得要破开，活活的被旧社会折磨死了。

阿爷死了，阿奶死了，两眼看不见路道的大大更是孽障了。左无亲，右无邻，大大就抱着锅锅提着棍，东街走，西街串，摸摸撞撞地讨饭吃。身上穿着一件阿奶留下的破索索裤，披着半块磨成光板的老山羊皮，春夏秋冬不离身，白天当衣穿，黑夜顶被盖。地主们真象虎豹豺狼一样，他们为了想从大大手里把阿爷留下的那九亩山地霸占去，就千方百计给大大使黑心眼，企图把大大踏害掉。大大每天朝着熟路上去要饭，他们就砍了几抱野黑刺柴，踏地里撒在路当中。大大好几次被黑刺扎得前不能走、后不能退，坐不能坐，站不能立，浑身上下刺得鲜血淋淋，痛得他一点眼泪也流不出来，“我眼睛瞎了心没死，你们的鬼计我知道，土地是我们穷人的命根子，只要我活着有一口气，我还要传给我的孬娃们过日子哩！”

### 地主老财虎狼心

大大和阿娜结婚后，就住在舅舅用烂椽子苦的一间草房里，大大是个麻眼人，不能种庄稼，照旧去讨饭；阿娜就靠着手刨镢头挖种那九亩地。种庄稼不能耽误农时，每年春天下种的时候，阿娜的心就不由颤开了。用地主的牛种一天地，阿娜就得给还四天的人工，一年里就白白地给人家干几十天活。这样的变工活象杀人哩！

我两岁的那年，地主马海和土匪金发官硬给我家派了十六块银元的兵款，立逼着阿娜往出交！阿娜是个火性子，

着马海和土匪金发官说：“咱家穷的揭不开锅盖饱不住肚，还没有见过银元是白的黑的，哪里有十六块交兵款哩，你们还是另走一家！”气得马海和金发官呲牙咧嘴，狰狞地向着阿娜一笑：“把地卖了就知道银元是白的黑的，撂在地上还铮铮的响哩！”人家有钱有势，阿娜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就忍着痛卖了四亩地顶了兵款。但是，万恶的地主马海对剩下的五亩地还不甘心，他白日黑夜打着鬼算盘，总想一口吞到他的肚子里。

我十岁哪年，地主马海和土匪金发官又逼着大大要兵款，大大气愤的问他们：“我家已经出过一个兵款，再要的话就我这个孕娃豁给！”马海和金发官说“你不是还有五亩地吗？卖掉了顶兵款！”大大听说又要逼着卖地交兵款，气得浑身打抖，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地不卖！”如狼似虎的马海和金发官，一拳头把大大打倒，跌到两丈多深的洋芋窖里。大大跌得半死不活，好半天听不见一点声音！阿娜急得两手乱抓，爬在窖口上放声大哭；他们又把阿娜的头发、脚巴骨用绳子绑住，倒吊在大门后的杏树上用马鞭抽，浑身打得青一疙瘩紫一块，鲜血染红大地。一边打一边还逼着叫阿娜答应把地卖给他，阿娜咬着牙齿，她半个字也没给吐出来。阿娜晕过去了，他们又用水喷醒再打，直打得阿娜不省人事时，他们才撒腿跑了。

世上只有穷人心连心。庄子上的汉民穷哥们，他们把阿娜从树上解下来，把大大从窖里救上来，给大大吃，给阿娜喝，还给我们出主意：“你们到县上喊冤去！”大大的伤好

些后，就叫我引着他到伪县政府告状了！旧社会的衙门是给有钱人开的，大大去喊冤，穿黑衣裳的狗腿子连门上站都不准站，他们哪里还给穷苦人伸冤报仇哩！当时穷人没处去说理，这口难嚥的气，只好压在心里。但是这仇恨，象刀子一样地刻在心上，我是永远忘不掉的！

### 头上的伤疤是那里来的

穷人的光阴血泪谱。一九四九年，我刚十一岁的时候，大大的身子被折磨得象个榆树杆子，腿上被狗咬得满是窟窿伤疤；脚指头被石头碰得连一个指甲皮也没有了；牙齿被地主打得没剩一颗，腰也弯了，腿也硬了，远路上去要饭走不动，附近的庄子里有时一天连一口糊汤也要不上。我的阿娜，熬煎得真是不象人样了，弟弟白德的眼睛也害天花麻了，把阿娜急的得了一种抽筋病，有时连自家的门都认不出来了。穷光阴一天比一天难过。正是这年二月里，我就拿起了拦羊棒给地主家放羊了。

天下的地主没有一个是好心肠。我清早麻麻黑放羊到星星满天回来，还让我背上大背斗背土垫羊圈。背斗大，身子尠，肚子不饱，身上没劲，缓又不让缓，背上一两趟土我就栽倒起不来。记得是六月里的一天，我刚把羊揽回来，地主给了我个大人背土的背斗，就叫我去背土垫圈。狠心的地主，他们故意把土装得高高的叫我往起背。天哪，我十来岁的饿肚尠娃，那里能背起驴都驮不起的土疙瘩哩！我就咬着牙齿，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背起来，前脚向前微微挪了一



步，后脚还没来得及抬起就被背斗压得栽倒了，压得我一口气也喘不出来！地主们不但不拉我一把，反而顺手拾起个砖块大的石头朝我头上砸下来，我顿时血流满面，晕倒在地上。我还清清楚楚的听见他们恶毒的骂着：“连一背斗土都背不起，你还给我挡羊哩，明天再不准进我家的门！”

我擦干血，抱着头挣扎着回到家里，阿娜一见我的伤口，把我抱在怀里气愤地说：“孕娃，要记住这个仇恨！以后再不给有钱人放羊去了，阿娜怎么样也要想法挣来钱养活你们。”她的眼泪和我的眼泪流湿了胸膛。

放了六个月的羊，吃人肉啜人血的地主没有给我一文工钱，阿娜又从有钱人家借三升青稞的高利债，一家五口人就拌汤一碗、糊糊一碗地吊着命，日夜地盼望着解放军到哩！

### 毛主席撑腰活新人

“延安上来的共产党，毛主席就是穷苦人的太阳。”一九四九年九月和政解放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比我的娘老子还亲，把我们劳动人民从火坑里搭救出来了！土改的时候，斗倒了地主恶霸，我们一家人吐净了三代苦水，土地还了家，还给我们分了五棵白杨树、一条羊毛白毡、五斗麦子半条牛（两家合用一头）和犁、耙、镢头等，一脚踏到朝阳台，全家人高高兴兴地过起日子。鱼儿离不开水，穷人离不开党和毛主席。党说啥咱就干啥，毛主席指出的路子我们全家人带头走！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事事带头，处处抢先，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集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家的

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舒坦。一九六二年，我盖了五间新房子，这是祖辈几代没见过的事，没有党和毛主席，穷苦人哪能有这样的幸福呢！房子修好第二天，我专门从和政县请了一张毛主席画像，挂在上房里的粉白墙上。一家人望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象，热泪不由地从眼眶里流出来。阿娜给大大指着说：“你看墙上挂毛主席象，活象是东海里升起的太阳，把我家照得多亮哩！”大大用手轻轻地摸着毛主席的画像，激动得连住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吃米不忘种谷人，贫雇农的太阳是党和毛主席；不是党和毛主席拉拔我们，我们贫、下中农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不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哪里还能当家作主抓住印把子！好了疮疤不忘痛，我家祖传三代的血海深仇，我和弟弟、妹妹苦难的童年，它永远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那怕是黄河水干四海旱，我也是一点一滴的忘不掉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比我的娘老子还亲，我要时刻听他的话，跟着他走，干一辈子革命，务一辈子庄稼，永远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头！

千言万语，说不尽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把心上的话编成最好的“花儿”，永远谩给伟大的党和亲爱的毛主席听：——

山里的松柏（者）四季青，  
大不过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生产上加油（者）鼓一把劲，  
要当个革命的英雄。